

來自疫情嚴重地區之國際學生終於能夠入境法國

駐法國代表處教育組

羅莎里奧（Rosario）苦澀地表示：「法國是我的夢想。」跟其他八千位年輕人一樣，她從 2021 年 6 月起就被拒之門外。雖然獲得法國大學的錄取，但卻因為疫情無法踏上法國領土。她甚至說：「為了入境法國，我什麼都願意。」不過，在 8 月初終於傳來好消息：法國政府將留學列為入境「迫切動機」（motifs impérieux），國際學生終於可以前往法國

難以取得的疫苗護照

過去幾個星期間，成千上萬的國際學生爭相背起行囊落腳法國，來自阿根廷的卡拉（Carla）也是其中之一，因為留學巴黎是她童年起的夢想。今年 24 歲的她告訴記者：「我小時候就造訪過法國的首都。到索邦大學（Sorbonne Université）時，我告訴自己，將來一定要去那裡讀書。」雖然夢想中的學校於 5 月底敞開大門，讓她錄取了國際關係碩士，但卡拉卻無法入境法國，因為阿根廷屬於疫情最嚴重的紅色警戒區。

由於玻利維亞、巴西、智利、古巴、俄國等國家的疫情相當嚴重，從這些國家出發的居民若是想入境法國，必須出示健康通行證（passe sanitaire，即疫苗護照）。然而，這項要求並非人人都能辦到，對於紅色警戒區的旅客而言，僅有核酸（PCR）檢測，也無法入境法國，除非符合迫切動機條件。28 歲、來自智利的羅德里戈（Rodrigo）強調：「我願意在出入境時各做一次檢測，並且接受隔離。無論要我怎樣都可以。」事實上，某些學生只能取得中國的國藥疫苗（Sinopharm）或俄國的衛星五號疫苗（Spoutnik V），畢竟莫德納（Moderna）劑量有限。

因此，羅莎里奧傾向於不要接種，因為「我能獲得的疫苗不被法國承認，所以沒有必要浪費阿根廷的疫苗。」卡拉一開始也單純地認為，不管廠牌為何，都應該施打疫苗，但是她發現：「施打國藥疫苗第一劑後，我才發現這對申請簽證反倒帶來障礙。」在 4 月即已完整接種疫苗的羅德里戈，也有同樣的問題，他因此透露：「如果有必要，我願意再接種其他疫苗。」這些學生如果不接種疫苗，不能前往法國，問題是他們又無法獲得法國承認的疫苗，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。他們只好努力找尋出路。雖然卡

拉已經感染過 Covid-19 病毒，但當時核酸檢測尚未在阿根廷通行。即便她接受了血清檢測 (test sérologique)，證實其體內存在著抗體，也無法當作讓她前往法國的依據。

爭取留學成為合理入境動機

唯一可行的解決辦法，是將「留學」也列為入境法國的迫切動機，讓來自紅色警戒國家的人即使沒有接種疫苗，也能入境法國。於是在 6 月初，展開了一場向法國政府爭取認可留學有迫切性的運動。28 歲的戴依莎 (Taiza) 敘述道：「大約有 1,000 名巴西人面臨相同處境，而我們決定展開行動。在網路上發出求助的訊息後，才發現還有其他人遇到跟一樣的問題，因此他們也加入了我們的行列。」她還自豪地補充：「這場運動是由巴西開始發起的。」然而，儘管他們多次積極活動，情況仍沒有起色，未來仍被不確定所籠罩。

已經獲得錄取的羅莎里奧正等著前往巴黎就讀政治學學士，但她已開始失去耐性：「起初，我以為只要等待就好。但三個月過去後我只感到絕望。」她繼續憤怒地表達：「9 月 20 日我就要開始上課，所以希望一切能清楚明朗，畢竟橫越一萬公里的搬遷，不可能在三天內就準備好。」除了具體問題外，這種模糊的情勢也讓他們難以思考備案。卡拉解釋：「在南半球國家，學年是從 3 月開始，12 月結束，因此我如果去不了法國，還得再等 7 個月才能重拾學業。」羅莎里奧對此也深表贊同：「我在去年 12 月已經取得高中畢業證書，至今落後了快一年，我不想再浪費時間無所事事。」

對於代表海外法國人的參議員喬艾勒·里奧梅蘭 (Joëlle Garriaud-Maylam) 而言，這種情況相當荒謬。她向《費加洛學生報》(Figaro Étudiant) 表示：「為了確定疫苗的效力，並解決這個令人苦惱的情況，血清檢測是理想方案。」此外，「這項程序本來可以很簡單，卻被弄得太複雜，製造了沒有必要的環節。」不過，里奧梅蘭參議員也緩頰道：「我明白政府的顧慮，所以努力爭取其他的解決方式。」

8 月 6 日，國際學生終於收到了令人開心的消息，對於來自紅色警戒區的旅客，留學被列為入境法國的迫切動機，來自紅色警戒區的遊客也可入境法國。里奧梅蘭參議員指出：「部分國家的法國領事單位已經開始核發學生簽證了。」

撰稿人/譯稿人：駐法國代表處教育組

資料來源：費加洛學生報 Figaro Etudiant

